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实验哲学导论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美] 约书亚·亚历山大 著

楼 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实验哲学导论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美] 约书亚·亚历山大 著
楼 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验哲学导论/(美)亚历山大(Alexander,J.)著;楼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1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书名原文: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ISBN 978 - 7 - 5327 - 6344 - 3

I . 实… II . ①亚… ②楼… III ①哲学 IV . ①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1539 号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by Joshua Alexander

Copyright © Polity Press 2012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Under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图字: 09 - 2005 - 551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实验哲学导论

[美] 约书亚·亚历山大 著

楼 巍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5 插页 4 字数 165,000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7 - 6344 - 3/B · 370

定价: 3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 - 56135113

实验哲学导论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本书得到以下课题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最后阶段的维特根斯坦与知识论”（11YJC72002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实验哲学”（2012221003）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实验知识论”（NCET-11-0290）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选收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界各主要流派影响较大的著作。通过有选择的译介，旨在增进文化积累，拓展学术视野，丰富研究课题，为了解和研讨现代西方哲学提供系统而完整的第一手资料，以利于我国理论界、学术界深化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批判。

中文版序言

本书考察的是哲学的认知，考察我们的心灵是如何工作的，以及我们是如何思考哲学问题的，其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应该由什么样的规范来支配我们的认知行为以及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认知方法。它勾勒了一个正在壮大中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局面在不断地变化。在中文版序言中，我想简要刻画一下实验哲学三个最近的进展。这三个进展仅仅呈现了自本书去年夏天首次出版以来实验哲学领域的一些新的重要工作的一小部分。

知识和信念

这里有一个关于知识的普遍信念：一个人不可能知道某些她不相信的东西。但是考虑一下如下这个小场景：

凯特正在参加历史考试。她学习很认真，而且到目前为止所有题目她都答得挺好。现在她遇到了最后一道题，是这样的：“伊丽莎白女王是哪一年去世的？”看到这个问题，凯特觉得挺轻松，因为她已经预测到这道题并且记住了答案。凯特正要停下来回想一下时间，老师打了个岔，宣布只剩下一分钟了。现在凯特慌了。她的手牢牢地握着笔。她的大脑一片空白，她什么也想不起来。她觉得只能瞎猜了。因此，她沮丧而心神不宁地写下了“1603 年”——当

然,这恰好就是正确答案。

令人惊奇的是,布莱克·迈尔斯-舒尔茨(Blake Myers-Schulz)和埃里克·史怀泽格贝尔(Eric Schwitzgebel)(即将出版)发现,比起认为凯特相信伊丽莎白女王死于1603年,普通人更愿意认为凯特知道伊丽莎白女王死于1603年。搞清楚这些令人惊奇的结论有助于揭示一些针对我们的信念概念的新洞见。比如,戴维·罗斯(David Rose)和乔纳森·谢弗(Jonathan Schaffer)(即将出版)用这些结论来强调在当下信念(occurrent belief)和性状信念(dispositional belief)之间的重要区分,他们提出凯特无法拥有相关的当下信念,因为她的性状信念被老师的通告所带来的压力掩盖住了。韦斯利·布克瓦尔特(Wesley Buckwalter)、戴维·罗斯和约翰·图利(John Turri)(即将出版)提出,这些结论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存在着关于信念的厚观念和薄观念,薄的信念仅仅是命题性态度(这些态度将某些事态反映为是真的),而厚的信念则是我们积极地支持或促进的那种认知状态。这些是一些很不错的进展,特别是因为它们对于当代知识论中的一些其他的论题(包括关于信念规范的争论、信念的伦理学、知识和断定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知 识 和 断 定

某人说了一些什么,而又补充说她不知道这是真的,这似乎是错误的(摩尔,1962年)。大多数哲学家接受这条规则或类似这条规则的东西,我们应该只断定我们知道的东西。但是,针对这条规则,似乎存在着一些反例,在这些例子中,某个行动者恰当地断定了某个东西而不相信它是真的,或者这些例子涉及这

样的情况，在这里尽管有着充分证据，但最后发现这个东西是假的（莱奇[Lackey]，2005年）。这些反例将会为任何一种对断定的知识性考察带来严重的问题，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假定的反例中至少有一些反例最终是反直觉的（图利，即将出版）。结果是，普通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去断定错误的主张，即使那些主张得到了所有可资利用的证据的充分支持，而且可以用我们如下这一倾向来将至少一些假定的反例解释掉（explain away）：我们会倾向于一开始就错误地否定一个违法行为的发生，以此来宽恕那种不应该受到指责的违法行为。这为如下看法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即断定的规范毕竟还是事实性的（factive）。同时，对于我们日常的语言实践（包括知识归属的实践）而言，这有着重要的意义。

知识归属、显著性和 知识的咒语

在当代知识论中存在着一个持久的争论，那就是知识归属的标准是否取决于在一个给定的会话语境（conversational context）中什么样的可能性被搞成是显著的。使得这场争论变得尤其有趣的是争论双方都同意，比起那些提及错误可能性的会话语境，在那些不提及任何未变成现实的错误可能性的会话语境中，我们似乎更加愿意说某人知道某事。关于我们作出知识归属的意愿和在某个给定的会话语境中什么样的可能性被弄成是显著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詹妮弗·内格尔（Jennifer Nagel）（2010年）最近提出了一个富有争议的心理学解释：我们被要求去考虑这样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某人正要作出一个判断，而且我们被告知她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这时我们将我们

的担忧视为她的担忧，并且因为她没有对这些担忧作出恰当的反应，我们就（错误地）对她进行惩罚。内格尔的解释有能力改变当前知识论中的当下这些争论的局面，她的解释揭示了知识的归属敏感于会话语境，这种敏感源自一种已知的认知偏见，这种偏见被称为知识的咒语。现在我们有很好的证据证明内格尔是对的；最近的一系列研究为接受如下观点提供了很好的理由，即不仅我们作出知识归属的意愿敏感于在一个给定的会话语境中什么样的可能性被搞成是显著的，而且这种敏感性最好用认知的自我中心主义来解释（亚历山大等人，即将出版）。

敬请关注

这只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小部分。在过去的一年中，出现了一些很不错的有关直觉多样性的新工作，尤其一些探索以性别和文化为基础的直觉差异的重要的新工作（比如，可见内格尔，2012年；内格尔，2013年；斯蒂克[Stich]，2013年；图利，2013年），以及实验美学中关于被展示一些糟糕的艺术作品是否会影响我们关于该艺术作品的品质的判断的新工作（梅斯金[Meskin]等人，2013年），以及实验形而上学中关于决定论和其他方案之间的关系的新工作（毛利[Murray]和纳米亚斯[Nahmias]，即将出版；洛斯和尼科尔斯[Nichols]，即将出版），以及实验的心灵哲学中关于主体经验和现象意识的大众心理的新工作（布克瓦尔特[Buckwalter]和费兰[Phelan]，即将出版）。敬请关注更加令人兴奋的进展吧！

特别感谢

我十分感谢楼巍把本书的英文翻译成汉语,感谢他为了与中国的读者分享这本著作而付出的努力。我还要感谢普莱特出版社(Polity Press)的萨拉·多布森(Sarah Dobson)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王巧贞,为她们出版这个中文版所付出的努力。我希望读者们会喜欢这本书,并且发现它既是难读的,又是值得一读的。

参考文献

Alexander, J. , Gonnerman, C. , and Waterman, J. 即将出版:“Salience and Epistemic Egocentrism.”载 J. Beebe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 New York: Continuum Books.

Buckwalter, W. and Phelan, M. 即将出版:“Function and Feeling Machines: A Defense of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ion of Subjective Experience.”*Philosophical Studies*。

Buckwalter, W. , Rose, D. , and Turri. 即将出版:“Belief Through Thick and Thin.”*Nous*。

Lackey, J. 2007: “Norms of Assertion.” *Nous* 41, pp. 594 – 626.

Meskin, A. , Moore, M. , Phelan, M. , and Kiernan, M. 2013. “Mere Exposure to Bad Art.”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53, pp. 139 – 164.

Moore, G. E. 1962: *Commonplace Book 1919 – 1953*.

London: Allen & Unwin。

Murray, D., and Nahmias, E. 即将出版：“Explaining Away Incompatibilist Intuition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Myers-Schulz, B., and Schwitzgebel, E. 即将出版：“Knowing that P without Believing that P.” *Nous*。

Nagel, J. 2010: “Knowledge Ascriptions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inking about Error.”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60, pp. 286 – 306.

Nagel, J. 2012: “Intuitions and Experiments: A Defense of the Case Method in Epistemology.”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85: pp. 495 – 527.

Nagel, J. 2013: “Defending the Evidential Value of Epistemic Intuitions: A Reply to Stich.”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87, pp. 179 – 199.

Rose, D., and Nichols, D. 即将出版：“The Lessons of Bypassing.”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Rose, D., and Schaffer, J. 即将出版：“Knowledge Entails Dispositional Belief.” *Philosophical Studies*。

Stich, S. 2013: “Do Different Groups Have Different Epistemic Intuitions? A Reply to Jennifer Nagel.”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87, pp. 151 – 178.

Turri, J. 2013: “A Conspicuous Art: Putting Gettier to the Test.” *Philosophers' Imprint* 13, pp. 1 – 16.

Turri, J. 即将出版：“The Test of Truth: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Norm of Assertion.” *Cognition*.

致 谢

没有什么东西是独自写出来的,我受益于很多朋友和同事的批评和建议。在他们中间,有一些人需要特别感谢: 约翰·亚历山大(John Alexander)、卡梅隆·布克纳(Cameron Buckner)、亚当·阿里科(Adam Arico)、查德·贡纳曼(Chad Gonnerman)、乔纳森·市川(Jonathan Ichikawa)、约书亚·诺布(Joshua Knobe)、S·马修·里奥(S. Matthew Liao)、罗纳德·马伦(Ronald Mallon)、珍妮弗·纳都(Jennifer Nado)、肖恩·尼科尔斯(Shaun Nichols)、马克·费伦(Mark Phelan)、斯蒂芬·斯蒂克(Stephen Stich)和乔纳森·温伯格(Jonathan Weinberg)。在某种程度上,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这些人都有一种以某种重要的方式塑造着本书的洞见;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还有很多这样的洞见——或许他们还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对本书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

我还要感谢我绝佳的编辑艾玛·胡奇森(Emma Hutchinson)。感谢她的团队的成员,以及普莱特出版社(Polity Press)的两个匿名评审,还有布兰登·尼尔森(Brandon Nelson),他提供了封面上的图画。不管是在风格还是在内容上,由于他们给出的建议,本书都变得更好了。

第五章包含我的论文“实验哲学在哲学上是否相关?”(*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3, pp. 377 – 389)的很大一部分。我要感谢重印的许可。任何一本书的真正代价是时间;那些花

在写书上的时间，这些时间也可以用来陪伴家人和朋友。若没有我的朋友和家人的爱和支持，这本书将会是不可能的。我希望，尤其是在他们的眼里，这本书值得付出这些代价。

目 录

001	中文版序言
001	致谢
001	引言
013	第一章 哲学直觉
037	第二章 实验哲学和哲学分析
067	第三章 实验哲学和心灵哲学
095	第四章 实验哲学和哲学方法论
121	第五章 为实验哲学辩护
149	后记
155	参考文献
171	索引
185	译后记

引　　言

1. 实验哲学：背景介绍

我们让哲学直觉——我们会说点什么或事物对我们而言似乎是怎么样的——为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提出一些理论，其依据就是它们解释我们的哲学直觉的能力，我们为这些理论的真辩护，其依据就是它们与我们的哲学直觉的总体一致，我们为我们的哲学信念辩护，其依据是它们符合我们的哲学直觉。也许这并不是我们所做的全部事情，也许并不是我们所有人都这样做。但是，在我们当中已有足够多的人这样做了，而且经常是人数众多，以至于至少在某些圈子中思考哲学的这种方式已经成为了思考哲学的特定方式。

根据这种思考哲学的方式，哲学家对研究人们的哲学直觉感兴趣，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就传统看来，这种兴趣采用了这样一种形式，即内省地考察我们自身的哲学直觉。除了假定我们自身的哲学直觉具有恰当的典型性以外，我们不再需要其他什么东西了。这个方法的问题在于，我们有假定我们自己的哲学直觉具有恰如其分的代表性的习惯，结果发现这是一个坏习惯。它忽视了我们的人性的这样一种倾向，即过高地估计了他人认同我们的程度（比如，见菲尔德兹[Fields]和舒曼[Schuman]，1976年，以及罗斯[Ross]，1977年），它没能认识到哲学家构成

了一个相当特殊的团体,这个团体不仅由共同的教育背景决定,还由对某些种类的问题以及处理那些问题的方法的共同兴趣所决定。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方法。

近些年来,作为一个研究人们的哲学直觉的令人振奋的新方法,实验哲学出现了。实验哲学家使用社会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哲学认识,因为比起内省方法,这些方法更适合于研究人们,尤其是其他人实际上是怎么想的。这些方法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把握相关直觉的更好路径,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洞察力,让我们能洞悉这样一些心理机制 (psychological mechanism),^①这些心理机制掌管着这些直觉以及这些直觉所有证据上的恰当性。这样一来,实验哲学既可以作为研究哲学问题的更为传统的方法的补充,还可以帮助确定改革那种办法的办法。

实验哲学是一个多元化的运动,在本书中,我们将关注它的三个不同的方案:

1. **实验哲学和哲学分析:** 哲学直觉应该能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世界和我们自身的东西,一般说来,正是这些东西让哲学家对人们的哲学直觉感兴趣。这个看法通常是与哲学分析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分析常常涉及这样一些论证,这些论证要从关于人们的哲学直觉的断言过渡到关于某个具体哲学理论的真或合理性的断言。有时候,这些理论是与我们关于某物的概念有关的;有时候,它们则与事物本身有关。不管是哪一种,这里的看法都是:哲学直觉应该能够帮助我们回答某些种类的哲学问题,而且一些实验哲学家认为他们自己正在为这个方案作出重

^① 这里的“机制”应该被理解为大脑的物理性的机制,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译者